



3.

戰中派青年的雙刀流

二戰時的亞洲戰場，大抵上是日本和美國在打仗。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對臺灣青年的徵兵制，已確定要開始實施，但尚未派赴前線，日本已先行投降，時局卻因此瞬間改變。所謂戰中派臺灣青年，就是夾在不同政權交替之間，過去所讀的書是日文，說的是日本話，也會用日文寫作。現在日本投降了，政權勢必更迭，日語文因時代不同須退出檯面，屬於戰中派成長的青年施翠峰，才要開始學中文，那一定是很吃力的。

施翠峰熱中文學，喜愛寫作，若要持續的話，他得要跟上新時代發表中文作品。戰中派青年大都是先以習慣的日文思考，再試譯成中文，到後來才能用中文思考，直接書寫，所以稱得上是中日文雙刀流的世代。

同樣是雙刀流的臺籍文學作家，和施翠峰同年出生的還有鍾肇政和葉石濤，他們也都屬於戰中派青年雙刀流的寫作能手。



【本頁圖】

1963年，施翠峰三十八歲時的身影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【左頁圖】

施翠峰，〈荷花〉，1984，水彩、紙，76×51.6cm，順益臺灣美術館典藏。

率先起步的中文寫作者

戰後，原先發行量最大的日文新聞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改稱《臺灣新生報》，本來還保留中日文各半，一年之後全面禁止日文，因為當局不鼓勵母語（臺語）文字化，硬性推廣中文，臺籍文藝青年遂開始學習中文。從日文跨越到中文，要達到能寫文章的程度，至少也要五年以上的摸索和轉換，之後偶爾有文章發表的少數戰中派青年，施翠峰就是其中之一。

當然文筆必然比不上大陸來臺作家的修辭之美，在大陸求學順理成章以中文寫作的作家，最會使用的成語典故，更是臺灣人所望塵莫及的。1951年發表第一篇中文作品的鍾肇政曾說：「臺灣人會寫文章的當然還不算作家。」之謙遜的話語。不過，1952年施翠峰業已越過艱難的文字困境，在以中學生為對象的著名雜誌《學生》半月刊，成為發表「怎樣欣賞西洋畫」專欄的特約撰述者。根據施翠峰的回憶錄自述：「我是臺籍藝文工作者中最早使用中文發表的人，而且還是產量較多的一位，包括創作與翻譯。」這一年（1952），戰後已進入第七年，施翠峰已從日文思考，頭腦翻譯的轉換程序，跨越到完全中文口語化順利為文的多產作家。

兒童文學本土化的開山

1954年底臺灣與美國簽訂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」，美國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，確保臺海安全，開啟臺灣政局最安定的時代。1956年5月有一家學生參考書的出版商，創辦《良友》月刊，它是一本以學生讀者為對象的雜誌，請到施翠峰擔任總編輯。總編的任務是邀稿、編輯之外，也要親自撰文或譯稿。每期的業務儘管再忙，施翠峰仍從創刊號起開始連載《愛恨交響曲》的長篇小說，直到第十四集才完結。內容是描述困境中成長的孩子，力爭上游的經過，鼓勵學子出頭天的故事，甚受

中學生與家長們好評，也刺激月刊雜誌發行人大增。

然而那個年代創作題材甚受限制，寫文章很容易動輒得咎，凡是剛步上寫作之路的臺籍文人，都知道怎樣避免觸犯禁忌，所以繼少年小說《愛恨交響曲》之後，施翠峰又推出遠離批評風險的歷史小說《龍虎風雲》，接著又創作《趙五娘》、《李三娘》、《林默娘》三部改編自歷史故事的新創小說，有的是從古代戲曲改編，有的是將歷史人物傳記之小說化。

1950年代是戰後出生的嬰兒潮，開始接受啟蒙教育的適齡期，也是最早閱讀中文的第一代學童，施翠峰在暢銷的學童刊物上，登載過為數頗多的少年小說，從而揭開臺灣兒童文學本土化的序幕。

1958年3月起，連載於《聯合報》副刊的《異鄉人》，是副刊主編林海音（1918-2001）親自到府邀請施翠峰翻譯的。這是一本非常深奧的著作，既是文學又像是哲學作品。一方面林海音肯定施翠峰的文采表達，再方面深知施翠峰博覽群書，相信他對戰後流行的哲學思想之「存在主義」不陌生，所以林海音丟下英文譯本之後，就等施翠峰一個月之後交稿了！



施翠峰早年翻譯的文學出版品《異鄉人》書影。



〔左、右圖〕
施翠峰寫的《龍虎風雲》、《趙五娘》兩冊青少年長篇小說單行本封面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硬著頭皮接下工作後，那段時間內，施翠峰連夜趕工，他日後回憶：「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翻譯，此刻也是最忙碌的時期。」因需翌日天亮交稿，再去大學授課，「一天只睡四個小時的習慣，就是此時養成的。」

《異鄉人》的作者是法國前衛作家卡繆（Albert Camus, 1913-1960），1957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，所以也是《聯合報》副刊要搶先推介的當代文學，在此書發行單行本之後，成為1960年代大學生探討當代思想的讀物。存在主義哲學同時也啟發大學生，思考人的存在與人的孤立之矛盾中，去判斷自己的生命價值。

原出身京都大學法政學部，返臺後曾任臺北市立商業職業學校（今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）校長的陳光熙，擅長漫畫，筆名「羊鳴」，同時也是業餘油畫家，每年參加「星期日畫會」展出。1959年《良友》雜誌停刊，格外關心兒童教育課外教材的陳校長也退休了，進而創辦《學伴》雜誌之學生讀物，力邀施翠峰提供文學創作，《歸燕》之作就是從創刊號起每期刊登的長篇連載，此作發表後立獲回響，連續兩年才結束。接著又連載《孝子尋親記》，施翠峰所創作的兒童文學，已走出西洋童話夢幻，奠定臺灣兒童文學本土化之基礎。

從少年文學創作到《異鄉人》之淬鍊，文字能力已經駕輕就熟，可以隨心所欲。1962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，施翠峰也被邀請撰寫電視劇本。

時序已邁入1960年代，施翠峰的寫作成果也都陸續由青文出版社和東方出版社印成單行本，文學創作與商業美術的成就均備受推崇，榮譽與榮升紛至沓來，除獲致各種文藝獎章之外，並受聘轉往大學任教，展開另一學術領域——美學與藝術學教育之生涯。

長篇少年小說是早年施翠峰文學創作的主力，由於嫻熟日文，當代日本文學的翻譯工程也非他莫屬。1960年前後，由日本「岩波文庫」出版的百萬言長篇巨著《人的條件》（原名「人間の條件」），刻正在《大華晚報》連載，翻譯者即施翠峰。業已進行半年的中文譯作刊載中，「松竹映畫」的電影版也進口了，放映地點在臺北市延平北路專演日本片的「第一



劇場」，男女主角分別是仲代達矢和新珠三千代。

原作作者是五味川純平（1916-1995），出生於中國大連，返日就讀大學，1940年被徵召入伍，派往滿州（中國東北）服役。長篇巨著係描寫作者在滿州戰場親身體驗的小說，此作被譽為開拓出日本大眾文學之新境界。電影的宣傳海報則標榜「反戰映畫之金字塔」，所以基本上它是反對戰爭的小說，反戰的電影。

可是施翠峰和《大華晚報》社長耿修業，卻接到警備總部（當時最高情報機關）約談通知，結果才知道原來問題不是出自文章內容，而是出版社的叢書「岩波文庫」，曾出版過一本「毛澤東思想」的書。

1960年代臺灣的中國國民黨與大陸的中國共產黨，誓不兩立，又唯恐共產主義滲透過來，所以文章檢查很嚴格，書寫或言論皆不自由就是這樣來的。臺籍文人也都曉得避談政治或現實社會之敏感議題，埋首寫言情小說或學生讀物比較安全。

其實施翠峰的少年長篇小說，已經反映出大家處在戰後初期貧窮年代的實況，本土少年度過難關努力上進的故事，或許是比較偏向勵志性的文章，竟也無意間透露了社會真相，其關注少年志氣與現實鄉土的寫作新手法，普獲年輕讀者與家長們的共鳴。

【左圖】

1962年，施翠峰翻譯的青少年讀物《俠隱記》單行本封面。

【右圖】

1966年，施翠峰所著的《歸燕》長篇小說單行本書影。圖片來源：本頁二圖由施慧明提供。



臺籍文士聚會被盯梢

戰後本土高等教育栽培出來的最早梯次之文藝青年施翠峰，學美術、愛文學，是典型的跨越語文一代的文藝青年。畫水彩是忙碌的寫作歲月之遣興，可是文學思考卻讓他的腦海縱橫今古，無止無盡。1953年施翠峰結婚，緊接著長女、次女、長男相繼出生，因為工作、兼差和供稿都在臺北市，經過幾度遷徙之後，1957年4月搬進臺北市齊東街的日式木造房舍定居下來，豐沛的寫作量從此源源不絕。施翠峰自述道：「在此住了九年，是我寫作生涯最豐收的一段時間。」「住了九年」是指住到1965年，他說：「五個子女此時都到齊了。」

齊東街在日本統治臺灣中後期，是總督府大小官員的宿舍區，當年這一帶稱「幸町」，為了日本人子弟就讀，1933年成立專收日籍生的「幸小學校」（今幸安國小）。直到今天齊東街仍留存少數較完整的木造日式宿舍群，有數幢戰後來臺高官的宿舍群，2021年經重修之後闢作「臺灣文學基地」，開放自由參觀。施翠峰一家入住的年代，有的正在改建公寓，由於巷道幽靜，是臺北市內難得鬧中取靜的區塊。



施翠峰才搬進齊東街不久，即邀約臺籍文友來家裡相聚，文友是鍾肇政先透過通信召集到的。桃園市龍潭區的「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」，也是重修後的龍潭國小宿舍群，因鍾肇政住過這裡，現在日式木造建築已轉型作鍾肇政紀念館，館內展示著1957年鍾肇政與文友通訊之作家資料表。稱之「文友通訊」是鍾肇政找來少數常在報章雜誌發表作品的臺籍青年作家加入「通訊」，並相互輪閱個人作品原稿的小集團聯誼，施翠峰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那個時候鍾肇政在龍潭國小教書，刻鋼版油印考試卷即是教學工具之一，他利用鋼版在油紙上打格子，格頂手寫「姓名」、「職業」、「住址」、「重要作品」及「自我介紹」等文字，印出來之後寄發文友，空白的欄位就由個人自行填寫。施翠峰的自我介紹欄上寫著：

文藝的大道是沒有止境的，不是進步就是退步。現在本省文壇空虛荒涼，一些更真正的老作家因文字上的困難而擱筆，一些懂得桌上空論之沒有作品的老「作家」以文壇前輩自居而睨視後進。哀哉！希「真正」的作家協力開拓本省文壇之荒地。

【左頁上圖】

1962年，施翠峰（後排立者）全家於齊東街住處合影。五個子女都到齊了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【左頁下圖】

施翠峰於齊東街故居附近的日式宿舍，現已規劃作「臺灣文學基地」。圖片來源：王庭玫攝影提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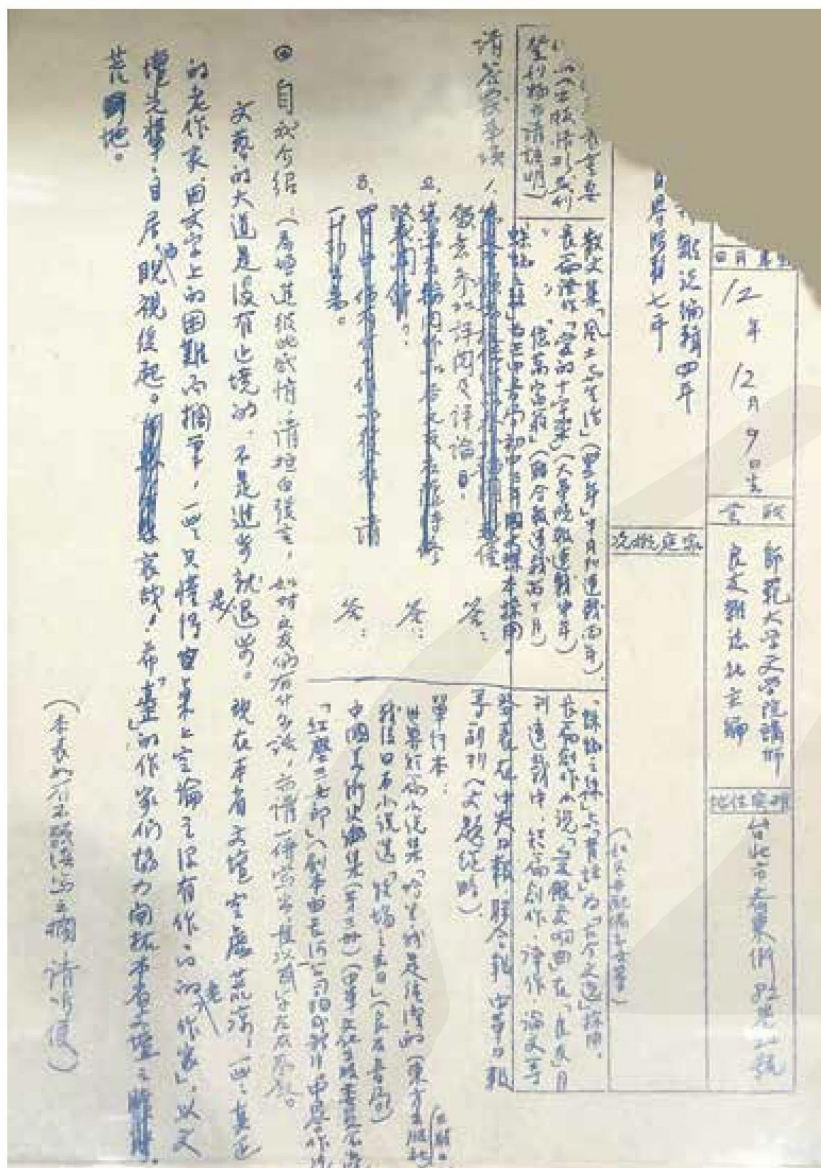
【關鍵詞】 鍾肇政（1925-2020）

名作家鍾肇政出生於桃園龍潭的客家村莊，曾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。戰後擔任龍潭國小教師四十年退休。剛開始是苦讀中文，勤練文筆，再發表中文長短篇小說，是跨越語文一代創作最旺盛的小說家。重要作品《魯冰花》、《臺灣人三部曲》等作，就是在「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」的龍潭國小宿舍內完成的。其他還有《濁流三部曲》等等，是臺灣大河小說的開山祖。

被譽為「臺灣文學之母」的鍾肇政，桃園市文化局出版「鍾肇政全集」三十八冊。2020年5月16日晚間逝於龍潭家中，總統頒發褒揚令。

施翠峰故友鍾肇政住過的桃園市龍潭區龍潭國小宿舍，今已闢作「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」。





「鍾肇政文學生活圖區」展示的「文友通訊」，是施翠峰手寫的資料表。

文友通訊在南部的文友是深居高雄美濃鄉下的鍾理和（1915-1960），鍾肇政和鍾理和最常通信，直到鍾理和辭世，他們居然未曾謀面過，可見大家都只是素昧平生的筆友，尚未進一步交往。至於北部文友的聚會，是施翠峰邀請來臺北齊東街會合的，時間是施翠峰遷入新家的四個月後的盛夏。前來敘談的文友有廖清秀、陳火泉、許炳成、鍾肇政、李榮村五位。廖清秀後來說：「第一次文人聚會，應該是值得臺灣文學史大書特書的。」

五位文友首度碰面的三個月之前的5月24日，發生民眾攻擊臺北美國大使館事件，原因是民眾不滿美軍殺人卻宣判無罪。翌日，總統破例發表臨時文告呼籲國民冷靜，

同時亦表態向美國交代，情治單位唯恐會延伸反美示威或趁機暴動，情治人員擴張高密度的情報網，凡是人民通訊或聚會全在掌控中。鍾肇政發起的文友通訊業已洩漏，齊東街的文友聚會必受監控，施翠峰也有發現到，只是心照不宣而已，反正只是純粹談文論藝，又有何不可？第二次聚會由陳火泉做東，竟然突發警察藉戶口調查理由臨檢的緊張場面，甚至有人看到情治人員包圍陳火泉家，文友們驚魂未定中，已決定不再再舉辦聚會了！

現代人必定很難想像，是什麼樣的時代背景，會有這麼不合情理的遭遇？因為那是長期戒嚴時期，1948年5月10日頒布「動員戡亂時期臨

時條款」，其中有一項「禁止人民集會結社」所賦予的公權力，才使得文友們戰戰兢兢，只能沉默地進行文學寫作。

1964年吳濁流（1900-1976）創辦《臺灣文藝》雜誌的年代，情況已稍稍有所改善。吳濁流是日文書寫的上一代文人，戰爭空襲中躲在防空壕裡，撰寫日文的《亞細亞的孤兒》（戰後出版中譯本，立即被查禁）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很硬骨的文學家。在吳濁流的號召之下，王詩琅、龍瑛宗、林衡道等前輩文人，也來臺北參加創刊籌備會，並公開舉辦座談，這是臺籍文士們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正式聚會。同年，教育部通過施翠峰任教國立藝專的教授資格，在場所有臺籍文化人以他的身分名位最高，所以吳濁流及出席人士一致公推他擔任主持人。

1950年代的學童刊物，經施翠峰所灌溉的少年文學花園，早已脫出《白雪公主》、《格林童話》的西方素材之夢幻傳說，注入本土民間傳奇，將之故事化，開拓出現代兒童文學嶄新的園地。此一階段性任務既已完成，從此逐漸告別文學創作。但是文學似乎是他中文歷練的必經過

1964年，《臺灣文藝》創刊，臺籍文人第一次公開聚會，施翠峰（前排左2）、龍瑛宗（左3）、吳濁流（左4）、林衡道（右1）、王詩琅（右2）、廖清秀（中排右5）、鍾肇政（後排右1）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

[右頁圖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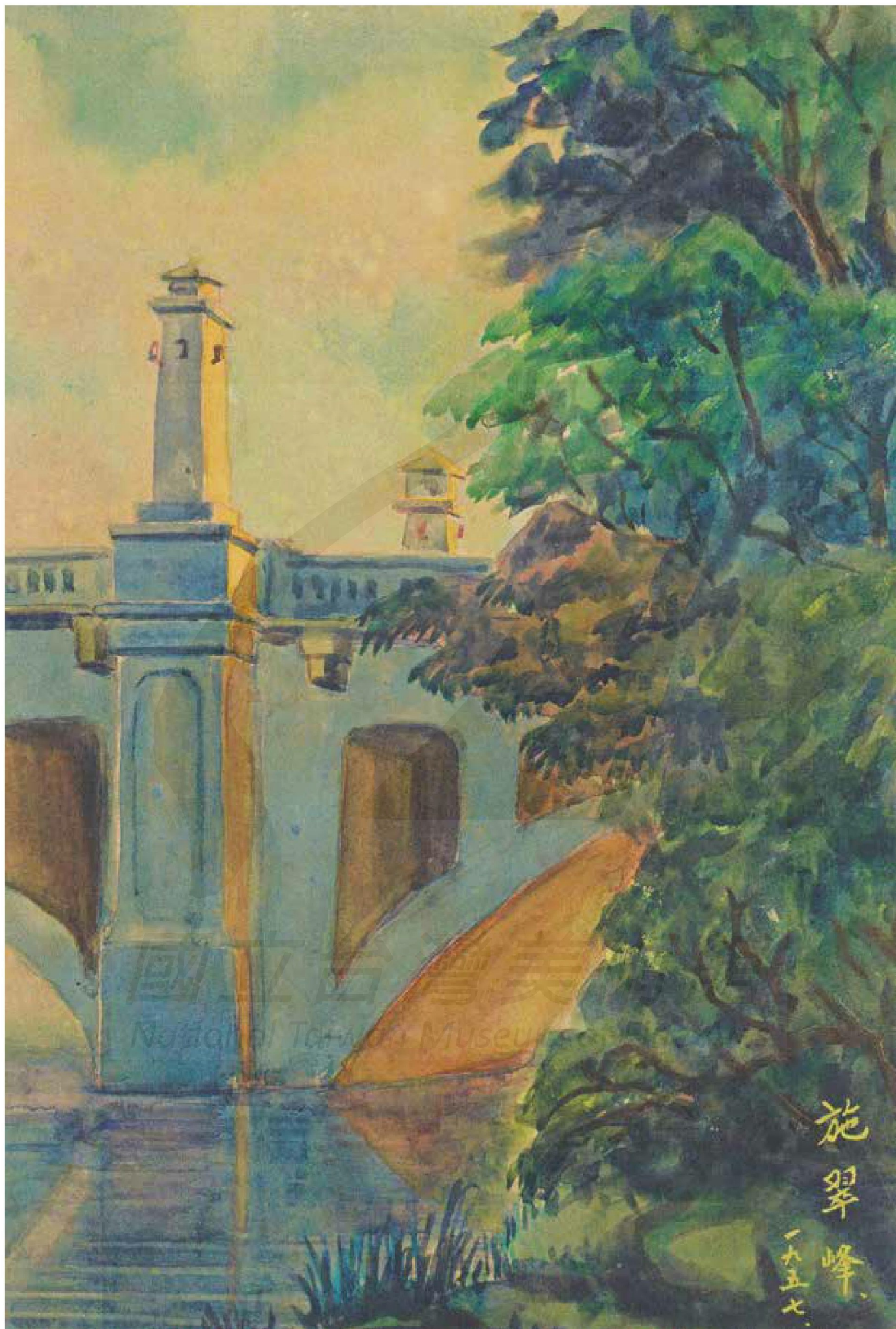
施翠峰，〈中山橋暮色〉，
1957，水彩、紙，
88.5×58cm。

程，接下來施翠峰的文章已開始轉向學術研究了！

回頭來談談施翠峰灌溉兒童文學園地之際，他採取什麼角度耕耘臺灣鄉土風景的繪畫，最值得注意的二幅作品是〈塔山晨曦〉和〈中山橋暮色〉。塔山是阿里山之景，是岩層堆疊的奇觀，但是國民黨政權歌頌阿里山，是阿里山雲海最得大陸來臺水墨畫家的稱讚，也施教一首童歌：「一二三到臺灣，臺灣有個阿里山，阿里山種樹木，我們明年回大陸」，卻從來沒看出塔山的雄觀，這幅 1955 年的〈塔山晨曦〉許是臺灣畫家最早的發現了！再說中山橋，它是臺北從圓山通往大直、內湖的水泥拱橋，今已拆除另架新橋。施翠峰 1957 年的水彩創作僅局部取景，直立型構圖就是要畫到拱門橋墩和石燈籠，他是少數畫過早年中山橋雄姿的畫家之

施翠峰，〈塔山晨曦〉，
1955，水彩、紙，
26×36cm。







施翠峰畫友張萬傳攝於淡水白樓前階梯。

【右頁圖】 施翠峰，〈古樓斜陽〉（淡水），1957，水彩、紙，57×39cm。

施翠峰，〈彩霞滿天〉，1977，水彩、紙，39×57.5cm。



一。從上舉二圖足以證之施翠峰的寫生之眼是與眾不同的。

同時期也是1957年畫的水彩〈古樓斜陽〉，有意呈現黃昏意象。古樓正是淡水的白樓，1950年代畫這幢白色樓房作品最多的畫家是張萬傳（1909-2003），他們是畫友，有可能相偕現場寫生，可是創作風格迥異，張萬傳筆法率勁；施翠峰的「質感主張」，把石階的砌石紋理也要表現出來。





施翠峰，〈碧湖山莊〉，1978，水彩、紙，55×39.5cm。

〔右頁上圖〕 施翠峰，〈茂林山色〉，1976，水彩、紙，39.5×55cm。

〔右頁下圖〕 施翠峰，〈禹嶺煙霧〉，1978，水彩、紙，40×55cm。

